

飞扬

青春校园记忆
美文精选

悲伤时 唱首歌

省登字◎主编

飞扬* · 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悲伤时唱首歌

省登宇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伤时唱首歌/省登宇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6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ISBN 978-7-5125-0363-2

I. ①悲… II. ①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385号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悲伤时唱首歌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艾 迪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典泰
策划编辑	何亚娟 任 娜
美术编辑	刘洁羽 王振斌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0.75印张 14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63-2
定 价	19.0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1章 一场花事

- 你是我的一场病 ◎文 / 杨雨辰 006
- 来自夏天的魔法 ◎文 / 金子棋 016
- 花事了 ◎文 / 张希希 025
- 莎士比亚的天份 ◎文 / 白云 035
- 安夏 ◎文 / 刘文 046

第2章 唱游

- 澳门行记 ◎文 / 晏宇 058
- 燃烧流浪 ◎文 / 白云 073
- 乘着它们的翅膀 ◎文 / 张晓 078
- 遍地苍耳 ◎文 / 徐衍 087

第3章 青春不悲伤

有些事情你不知道 ◎文 / 杨雨辰	094
悲伤时唱首歌 ◎文 / 王天宁	105
女孩花花，男孩唐木 ◎文 / 金国栋	114
透光 ◎文 / 王天宁	124

第4章 水月镜花

两生花 ◎文 / 柴梦婕	136
雪花葬礼 ◎文 / 金国栋	145
冷月烟花 ◎文 / 柴梦婕	155





第1章

一场花事

夏天的花朵还要继续盛放，一场花事了结，
是为了等待下一场花事

你是我的一场病

◎文 / 杨雨辰

徐爱暖有一段时间总是频繁地被送到医院去。或者是因为莫名其妙失去平衡从楼梯上滚下来，或者是因为走路走得好好的不知怎么就突然越走越往左右倾斜，最终摔倒在花池边上。或者是吃关东煮时手一抖，油和汤还有一粒粒滚烫的包芯小丸子洒在手上，还没来得及感觉灼烧的疼痛，手背就红肿了一大片。这些意外让徐爱暖觉得匪夷所思。

在市立医院的骨外科、皮肤科进进出出，仿佛只有徐爱暖这么一个倒霉病号。她的脸、胳膊和腿上贴着厚厚的白纱布，从容地跟走廊上的医生护士打招呼。

“小暖啊，最近还好吧？”无数句看似正常的问候，却因为在医院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出现显得怪异而尴尬。徐爱暖心想，这不是废话么，前两天你还给我额头贴纱布来着。但徐爱暖仍然表情谦逊、好脾气地回答：“还不错。”回应她的通常是那种程式化的标准的天使微笑——救死扶伤后满足的微笑。甚至弥漫在鼻腔里的消毒水味道都随之而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起来。

徐爱暖其实很讨厌那种消毒水味道，那种绝望的味道总令她跳跃的思维联想到浸泡在福尔马林药水里的死

胎，脐带还未从身体上剪断，手掌和脚掌布满红色和蓝色的动静脉血管，本来就足够毛骨悚然的场景，更因为胎儿嘴角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而令人不寒而栗。徐爱暖就是有这种本事，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自己逼得头皮发麻、脊背僵硬和四肢冰冷。

顾良言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徐爱暖的视界里，惊魂未甫的徐爱暖被他拍了一下肩膀，之后的尖叫冲破顾良言的耳膜。两个人就是以这样奇怪的方式各自捂着心口，面色苍白。

半晌，顾良言抬起手臂擦擦鼻尖沁出的细小汗粒，小心翼翼地问：“我想问你是不舒服，要不要我帮你叫医生。”

“呃……我……我没事……”徐爱暖习惯性地回答没事，却下意识瞄到膝盖上的纱布被崩开的伤口再次染红，惊叫一声，一瘸一拐地走回十几米开外的外科要求重新包扎。

二

少年顾良言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徐爱暖的生活里，点线面地全盘覆盖了徐爱暖的眼睛、鼻子、嘴巴、胸口，甚至融化在她每一块贴着白纱布的新伤和已经结痂痊愈的旧疤里。他像是凭空被捏造出来的一个人，之前只是以氧分子、氢分子或者水分子的形式游弋于空气中。自那天以后，就变成了有血有肉、对徐爱暖来说有超强存在感的一个人。大概是父母都在医院工作吧，说不定还给我包扎过伤口或者打过针，徐爱暖这样想。每一次徐爱暖到医院总能在走廊尽头，或者挂号处的木质长椅上，或者一楼拐角的某个垃圾桶旁遇到皮肤白皙、侧脸棱角分明的少年顾良言。

“嗨。”总是这样一句恰到好处的问候，而不是“最近还好吧”那样的客套话。一双简单干净的匡威 All star 纯白色帆布鞋，总是占据徐爱暖的视线。

徐爱暖抬起头，顾良言很快定格在她的画面正中央。在电影里面，

这是一个特写镜头。很久以后当徐爱暖回忆起这个场景的时候，总觉得像一帧帧生了霉斑的老旧电影胶片，屏幕上都是黑色的时隐时现的小点点，而顾良言的鞋子不管怎样都特别白。

顾良言送徐爱暖回家的路上，徐爱暖又弄翻了自己的水瓶，水洒得胳膊全是。他慌忙掏出了口袋里的手帕递给徐爱暖。徐爱暖接过来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帕，心想这是一个多么细心的少年。

蓝色格子的棉织手帕。洗得颜色淡淡的，还有汰渍洗衣皂的柠檬香味。徐爱暖把手帕叠好放在鼻子底下使劲儿地闻着，闭上眼睛在脑袋里面勾勒着顾良言模糊的轮廓。有棱角的侧脸，有微笑的弧度，以及带着体温的拥抱，直至消失不见。徐爱暖觉得耳根像烧着了一样火辣辣，她到厕所用凉水一遍遍冲洗，但耳朵总是保持那个灼人的热度。于是她只好悻悻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用瓷制的咖啡杯贴在耳朵上降温，但那种温度依然如瘟疫一般地从耳根迅速传染到全身。

到底要把 3450 只羊继续赶到羊圈里，还是干脆爬起来打开灯拿出数学书，演算一道自己永远也解不开的函数题呢？这是个大问题！失眠的徐爱暖无法集中精力入睡，也无法集中精力好好数羊，那些散发着青草气息的绵羊们无一例外都长着一张滑稽的酷似顾良言的脸，一直“咩咩”地叫着，被子里满是牧场的味道。徐爱暖哭笑不得，赌气般地拉起被子、蒙住头，让自己陷入更深一层的黑暗中，不再被窗帘缝里洒下的月光搞得心神不宁。

第二天早上因为整夜失眠、直到凌晨才入睡，徐爱暖连早餐都来不及吃，就叼了一片面包冲出去，丝毫不顾忌鸡窝样的一头乱发和严重睡眠不足引起的眼球充血、黑眼圈和眼袋。

徐爱暖在过马路时听到刺耳的汽车刹车声，以及慌乱的人群包围在身边，就知道横躺在斑马线中间的那个倒霉行人一定是自己。在市立医院的救护车到达之前，先闭上眼睛好好睡一觉吧，徐爱暖完全不理睬绝望的司机“要振作起来啊，救护车马上就到了”、“求你睁开眼睛吧”的大呼小叫，只是觉得这个人好吵，还让不让人

睡觉了。

毫无悬念的，经过医生和护士手忙脚乱的抢救，发现徐爱暖只是右腿骨折，暂时性的昏厥也只是因为睡眠不足，而非司机一厢情愿认为的失血性休克或者内脏破裂什么的。反倒是知道结果的司机情绪极度不稳定，看着床上正在酣睡的徐爱暖，脸上摆出一副哭笑不得的受伤表情。

三

徐爱暖的床头经常摆着含有莲藕、当归、枸杞、人参、黄瓜籽以及其他不明药材的养生汤，如“排骨炖莲藕汤”、“黄瓜籽大排汤”、“枸杞鱼汤”等等。拜老妈所赐，徐爱暖一看到那个红色的保温桶，就想像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体无完肤的各种动物骨骼，随后就有一种想吐的冲动。

“无聊啊。”徐爱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或者忧伤地瞧着自己被石膏重重包裹的右腿。

顾良言再出现在徐爱暖眼里的时候，她正试图站起身，准备捡起因为手一松而不小心掉落在大理石地板上的数学书，书刚好翻到抛物线的那一章。里面的草稿纸画满了函数图形、卡通的小猫小狗、充满怨念的诅咒。

“哎，都卧病在床了，还学人家寒窗苦读？”顾良言戏谑地对徐爱暖笑。

徐爱暖记得自己上个星期来医院打破伤风针的时候，顾良言也是远远地站在走廊尽头的垃圾桶边这样朝她笑，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像贝壳一样，这让徐爱暖想起电视上的牙膏广告里，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笑或说话的时候，都把嘴咧得很大，故意露出做过技术处理的白牙。牙膏广告还经常出现这种场景：涂了牙膏的一只牙不会被敲碎，顾良言的牙齿坚固地嵌在牙肉上，徐爱暖好想敲一敲，试试其

硬度。徐爱暖后槽牙都生过龋齿，因为总爱在睡前吃糖。据说这样的人很缺乏安全感。

“怎么啦？我愿意！哎哟……”徐爱暖本来想给顾良言一个背影，结果却在转身时不慎碰伤了右腿，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埋怨地看着顾良言。顾良言把一直背在身后的左手伸出来，原来是一杯关东煮。

徐爱暖放下最后一根竹签的时候，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住院以后不能吃油腻，不能吃辣椒，不能吃荤腥，不能吃所有她以前不加节制吃的东西——据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乱吃东西会影响恢复。似乎只有这一顿关东煮才是这段日子最贴心的。一个饱嗝之后，房间里的两人就开始笑了起来。整个房间的白色都变成了暖色调。阳光透过窗棂，晒在顾良言的侧脸上，镀上一层金色，徐爱暖在那么一瞬间恍惚起来。

之后的一段时间，趁别人不在时，顾良言总是偷偷送来各种被医生列为禁食的小吃，像烧烤、鸭颈、烤肠、薯片、糖果之类的零食。数量不多，刚好够徐爱暖吃饱。此外还买了报亭里的杂志小说，徐爱暖一看见就毫不犹豫地把数学书随便塞在柜子里或者枕头下面，但每次顾良言都要等她看完一两个小时后当场没收。当然，顾良言偶尔还要拉她到附近散散步，吹吹风，呼吸新鲜空气。医生护士都对她一副救死扶伤的笑脸：“哟，小暖啊，腿还好吧。”徐爱暖胡乱地回答两句，再一转头，顾良言就不见了，等走廊空下来，他又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重新出现在徐爱暖的视野里。

四

“那个……等我走了以后再看哦。”某天顾良言把他拿来的书递给了徐爱暖。

书的装帧精美，封面是布制的，一根一根纹得纹路清晰像谁的感情线一样。夹在书里面的黄色便签纸也叠得整整齐齐，四方形的折痕

像是被反复压过了一样，徐爱暖不知道顾良言是用着什么样的心情、表情、语气叠好的这十个字：

“做我女朋友，让我照顾你。”

就这么开始吧，徐爱暖这样想。她彻夜读完了关于美好、关于承诺、关于圆满结局的爱情。一夜无梦。

倒是顾良言再见到徐爱暖的时候，脸上带着讪笑，不自然。

徐爱暖撇撇嘴：“关东煮呢？”

对方回答：“没买。”

“小说呢？杂志呢？”

“没带。”顾良言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像是犯了什么错误的小学生，如鲠在喉，那句话一直都没有说出来。

徐爱暖把眼白翻给顾良言：“什么都没有还怎么照顾我啊？”

顾良言愣了一下，心无芥蒂地迎着阳光，笑得那么灿烂。

徐爱暖说：“行了，行了，那就扶哀家出去锻炼一下身体吧。”

“噎。”顾良言卷卷袖子把徐爱暖从床上抱了下来。少男和少女的脸颊变得灼热。

徐爱暖坐在病床边上，感觉自己正逐渐痊愈，甚至右腿可以感觉到骨头正在愈合。顾良言在削一只苹果，苹果皮到最后都没有断。一起吃病号饭的日子，莫名其妙搭配在一起的辅料，怪异的味道在两人嘴巴里延续很久，至少比一个带有强烈中药味的亲吻更长久。徐爱暖在身体受伤这么多次后，终于有一次觉得轻微的病态也是一种小小的幸福，正在愈合的伤口似乎也成了战士荣归的勋章。

徐爱暖出院那天，天气晴好。徐爸爸、徐妈妈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医院接她回家。徐爱暖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得整齐，放在箱子里，还有带来的语文、数学、英语等课本，唯独找不到了那本夹着顾良言小纸条的书。徐爱暖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垂在额前的发丝没有那么一双骨节突出的右手帮她掖在耳朵后面。徐爱暖被突如其来一阵悲伤钝击。

顾良言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出现……

五

徐爱暖开始持续地失眠和轻微的神经衰弱。

她难以入眠的原因常常是因为嘀嗒的闹钟声，偶尔遁着马路倾轧而过的汽车尾气声，隔壁邻居洗澡的水声，以及若有似无的黑猫站在花池边对着月亮的寂寞叫声，或者打在窗帘上的梧桐树叶……

在徐爱暖看来，甚至连树叶叶脉生长的声音都可以听出来，她能感受到绿色的血液沿着叶片脉搏生生不息地流动。

没办法，徐爱暖只好到市立医院去，到神经内科医生那里开各种安眠药。

徐爱暖把两粒药塞到嘴里，没有用水，只是用力地做吞咽动作。两粒药丸同时卡在食道里，徐爱暖清晰地感到它们在缓慢下移，弄得她泪眼婆娑，视线里的一切都开始模糊。

徐爱暖平躺在床上，天花板看起来变得很软，软得像谁曾经托起过她身体的手掌，温润厚实而有安全感，不用睡前吃几粒糖也可以感受到的安全感。他把热的汤吹温了，才送到她嘴边，他可以把苹果皮削到最后都不断掉，他在她困顿的时候念小说给她听，让她拉住他的手，他在她半夜将被子踢开时小心翼翼地把手和脚送回到被子里面去，把被角掖得很严。他让她心情平静安好，一夜无梦。

徐爱暖的顾良言，像一场疾病，来得突然，走得抽丝剥茧，抽空了她整个人。

六

日子恢复到以前的轨道，继续前行，徐爱暖甚至听到了耳边的风声，毕竟没有谁能影响谁的生活。徐爱暖中断了安眠药的服用，终于可以

一觉睡到天亮，睡到快要迟到，紧接着叼上一片面包一路狂奔到学校，中途摔了一两跤，但频率已经远远低于从前。

顾良言在夕阳未落山前，朝徐爱暖走来。在徐爱暖快要忘记顾良言这个人的存在时，他重又出现，像旧病复发，左手拿着关东煮。包芯小丸子的温暖是顾良言的右手拉住徐爱暖的热度。

“小暖。”他的牙齿依然很白。

徐爱暖打翻送过来的关东煮，这次是有意的。北极翅，脆皮香肠，还有她最爱吃的包芯小丸子洒了一地。顾良言站在原地，笑容僵在脸上。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走得很潇洒，连回头也很潇洒吗？”“你以为我会按照你设定好的开始，又按照你设定好的结束，还会按照你设定好的两次回头吗？……”

徐爱暖连气都没喘说完了这些话，把头偏到一边，深呼吸了几口气。心疼掉在地上的关东煮，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瞟顾良言的表情。

顾良言俯下身轻轻把她抱起来。徐爱暖先是怔了一下，之后鼻子一酸，伏在顾良言的背上把眼泪一颗一颗地都砸在他的脖子里面。

七

顾良言还是在街角的那条小巷里等徐爱暖放学。两人依然是一起分吃一根甜玉米，一起用耳机的左右边，一起喝一杯热奶茶。

徐爱暖的失眠却旧病复发，严重到头疼欲裂，整夜整夜地翻来覆去，数了多少只绵羊都没有用。脱了线的很久以前的记忆，不知道属于谁，冗长、杂乱无章，且背景晦暗，看不清到底是谁牵着谁的手在街角的巷道里对谁许下关于一辈子的承诺。

徐爱暖胡乱吃止疼片，到医院去开阻隔记忆的药片，黄色的，一粒一粒吞下去，将记忆一片一片地从大脑的沟回纹路里剥落，整个人处在混沌状态。

顾良言却在减少自己出现的时间：从太阳落山到月亮的光晕足以朦胧了顾良言侧脸的时间缩短到不足一首歌的时间。

当徐爱暖有所察觉的时候，顾良言重又人间蒸发了。

徐爱暖伤心地骂自己是个笨蛋，竟然笨到被同一个人骗了两遍。

直至初春某个午后的巷子口，徐爱暖看到顾良言牵着别人的手，和扎马尾的女孩子分吃一支雪糕，他细心地帮女孩子擦掉嘴角的巧克力脆皮的痕迹，同样是那一双骨节突出的手。徐爱暖定定地站在马路对面，半晌才想到穿过人行道。

“咻”的一声，是徐爱暖的手掌拍在少年的脸颊上，曾经也是这一只手，闭着眼睛就能摸出他的眼窝他的鼻梁他的嘴巴他的喉结他的呼吸，摸出他的心跳生生不息，如今却不是为她。

“顾良言你是个混蛋。”徐爱暖头也不回地穿过巷子，留下身后诧异的少年和女孩子。

“佳辰，她是谁？”女孩子瞪大眼睛问。

少年莫名地用食指蹭蹭鼻尖：“不知道哎。是神经病吧……”

“不要紧吧？疼不疼啊？”女孩子心疼地碰碰少年红肿的面颊。

“没关系的啊。对了，刚才我们说到哪儿啦……”

八

半年前。

徐爱暖在放学之后的那条街上买了爱吃的零食，穿过小巷子时，偶然看到了正在向心爱的女孩子告白的邵佳辰。男生睫毛很长，脚上蹬的是匡威 All star 的纯白色帆布鞋。徐爱暖想着这是一个精致的少年，如果他的名字刚好叫顾良言的话。

倾轧而过的汽车接着喇叭，回望着巷道少年和少女的徐爱暖却没有停下……

记忆出现短暂性留白的徐爱暖，从此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小脑，失

去了平衡，失去了一段幻想中的爱情。其实，她最终失去的，不止是一场病。



作者简介

FEIYANG

杨雨辰，女，1988年生。（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来自夏天的魔法

◎文 / 金子棋

有天早上我在镜子里遇见了一个陌生人。

我看见他的时候一时间辨别不出他的性别。他的头发有点长，肤色浅淡，尤其是睫毛细细密密地排满了狭长的眼睑。

那个时候我正在刷牙，满嘴泡泡。白色的牙刷挤在嘴里，右边边脸鼓了起来，像是肉多汁多的小笼包。

过了半晌，他终于不再拿漂亮的眼睛瞪我，嘴角向上扬，像是一个嘲弄的微笑。他说：“对面那个，你衣服扣子没扣好。”

在他的提示下，我发现我那片淡蓝色的对襟开衫的确有一粒扣子错了位。我背过身去把所有的扣子一个一个解开，再重新按照正确的路子把它们扣好，我一边动手，心里一边琢磨他的声音我似乎在哪里听过，可是确切的地点却想不起来了。

“我说，对面那个。对，就是你。”我含着牙刷嘟嘟囔囔地说，“你胡子没刮干净呢？嗯，下巴有点青。”

他伸出一只光洁的手摸了摸他那俊俏的下巴。若有所悟地叹了口气，“三天了……”

“什么？三天了？”我打断他。

他斜着漂亮的眼睛饶有趣味地望着我，我被他看得